

春秋公羊經何氏釋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一

公羊解詁箋原敘

余嘗以爲經之可以條例求者惟禮喪服及春秋而已經之有師傳者惟禮喪服有子夏氏春秋有公羊氏而已漢人治經首辨家法然易施孟梁邱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師說今皆散佚十亾二三世之言經者于先漢則古詩毛氏于後漢則今易虞氏文辭稍爲完具然毛公詳詁訓而畧微言虞翻精象變而罕大義求其知類通達微顯闡幽則公羊傳在先漢有董仲舒氏後漢有何劭公氏子夏傳有鄭康成氏而已先漢之學務乎大體故董生所傳非章句訓詁之學也後漢條理精密要以何劭公鄭康成二氏爲宗然喪服特於五禮一端而已春秋則始元終麟天道浹人事備以之網羅眾經若數一二辨白黑也

故董生下帷講誦三年何君閉戶十有七年自來治經孰有如  
二君之專且久哉余曰童子時癖嗜二君之書若出天性以爲  
一語一言非精微眇通倫類未易窺其蘊奧何君生古文盛行  
之日鄉閭衆說整齊傳義傳經之功時罕其匹余竇持篤信謂  
晉唐以來之非何氏者皆不得其門不升其堂者也康成兼治  
三傳故于經不精今所存發墨守可指說者惟一二然多牽引  
左氏其于董生胡毋生之書研之未深概可想見而何君稱爲  
入室操矛宏獎之風斯異于專已黨同者哉余初爲何氏釋例  
專明墨守之學旣又申其條理廣其異義以裨何氏之未備非  
敢云彌縫匡救營衛益謹庶幾乎春秋繩墨少所出入云爾康  
成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畧則更表明如有不同  
卽下已意使可識別余發明何氏竊取斯旨以俟世之能墨守

諸董理焉嘉慶十有四年十月戊子朔提月武進劉逢祿撰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一

武進劉逢祿學

公羊申墨守

原名解詁箋

隱公篇

元年春王正月傳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解詁元者氣也無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箋曰易上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子夏傳云元者始也左氏云元者大也董子云春秋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

說文元从一从兀李

兆帝云當从人从人與仁同意善之長也案古文仁从人一心李說誤考

漢志云太極元氣函三

爲一三者三才一卽乾元也三才之道皆統乎天謂之元以爲道生天地者老氏之徒也

三者孰謂謂文王也解詁以上繫王子春知謂文王也文王周始受命之王天之所命故上繫天端方陳受命制正月故假

以爲王法不言謚者法其生不法其死與後王其之人道之  
始也箋曰王者正三統之稱董子書畧說曰聖王生則稱天  
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黜爲九皇下  
極其爲民湯受命正白統親夏故虞絀唐謂之帝堯以神農  
爲赤帝推庖犧爲九皇文王受命正赤統親殷故夏絀虞謂  
之帝舜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春秋應天作新王之  
事時正黑統王魯尚黑絀夏親周故宋改號禹謂之帝樂宜  
親招舞故以虞錄親新同樂制宐商傳曰謂文王者託始猶  
以天正終麟方明夏時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上下百  
王皆統此矣三代之書墨子尚書夏書其次商周之書漢人兼題虞夏者妄也託始二  
帝人統之正託始文王一也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解詁統者始也總繫之辭夫王者始

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蟲莫不一一繫于正月故曰政教之始箋曰大一統者通三統爲一統周監夏商而建天統教以文制尚文春秋監商周而建人統教以忠制尚質也

成公意也解詁以有正月而去卽位知其成公意箋曰隱之能讓與不能讓與其讓正與不正與不足辨也春秋成之以明正嫡媵立長貴之法以正幽平之亂以維王者之迹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

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解詁母俱媵也國人謂國中凡人莫知者言惠公不早分別也箋曰以桓爲貴隱爲卑者春秋微意國人莫知者所謂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

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解詁禮姜子立其母得

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鄭元駁五經異義今春秋公羊說妾  
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于嫡下堂稱夫人尊  
行國家則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  
子不得爵命父母至于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  
者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  
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妾得立  
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許慎謹案尚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  
明起于士庶者子不得爵父母也至于魯僖公本妾子尊母  
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公羊左氏義是也鄭元駁曰禮喪服  
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適也  
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爲  
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



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

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

通典嘉禮

箋曰不書卽位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道立矣經曰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穀梁子曰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僖公成風穀梁子曰秦人弗夫人也卽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經曰惠公仲子穀梁子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經曰考仲子之宮穀梁子曰祖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經曰秋七月壬申弋氏卒辛巳葬定弋

卽哀之未正君而見正焉春秋之辨名如此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爭隳其禮坊因僭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于傳文子以母貴之下增之曰母以子貴夫子旣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于父母也舜不王瞽瞍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大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敝也春秋正其辭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於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諡以示其說之不得

已故其靡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  
紆諸其詞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  
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  
風廟食不可也于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助  
于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孝文太后崩母以子氏知董  
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  
爲俗師竄改無疑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仲子者何桓之母  
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之隱  
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  
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  
也解詁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尊貴桓母

以赴告天子諸侯彰桓得立得事之宜故善而書仲子所以起其意成其賢禮不賄妾既善而賄之當各使一使所以異尊卑也言之賄者起兩賄也據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仲子卽卑稱也比夫人微故不得比及公也箋曰穀梁得之不稱夫人者以天王臨之而見正焉如以爲桓母於義得稱夫人則隱爲桓立不得尊桓母乎尊桓母公意不益成乎譏兼之非禮而曰惠公仲子假而曰使宰咺來歸惠公之賄仲子之賄譏兼之意不益見乎君之與妾非公與夫人也夫人抗公且以不言及成誅文況以妾抗君曾是爲聖人之常辭乎言及者別尊卑文仲子微反以不言及見別于夫人曲矣譏不及事似也鄭箴衛有云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子游何得善之兼之非禮禮弔含祔賄臨同日畢事止一人兼行若每事須一人則信

如趙匡所云罄王朝之臣不足充喪禮之使也且使舉上客而不稱介通例也使歸惠公介歸仲子以別尊卑不亦可乎禮不贈妾既善而贈之當各使一使以異尊卑非孟子所謂不知務乎何解公之喪云加之者喪者歿之通稱非配公之稱故加之以絕今云加之者起兩贈贈獨非通辭乎仲子之卒不書正也且在春秋前也古之禮諸侯於慈母無服於庶祖母亦無服與尊者爲體喪者不祭故也隱以仲子之喪起於諸侯天王下贈妾祖母交譏之何云主書者不及事於義儉矣

二年紀子伯莒子盟于密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解詁云言無聞者春秋有改周受命之制孔子畏時遠害又知秦將燔詩書其說口授相傳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毋生乃始記于

竹帛故有所失也箋曰著紀之本爵則桓二年之紀侯爲加爵明矣春秋無虛加之辭也存伯者闕疑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箋曰穀梁子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斯爲得之葬生者之事也春秋不書葬有三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罪臣子盡誅之也篡不明殺無罪皆不書葬罪君也如隱之母不書葬則罪在隱矣安得云成公忘乎且桓母不稱夫人隱母反得稱夫人乎

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解詁不就惠公廟者妾母卑故雖爲夫人猶

特廟而祭之禮妾廟子必則廢矣不言立者得變禮也尊桓之母爲立廟所以彰桓當立得事之立故善而書之所以起其意成其賢也箋曰穀梁子得之其曰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斯失矣禮妾祔于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謂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于女君鄭注謂適祖姑可也此士制也周爲姜嫄立廟設守祧一人世世不毀以義起非常制也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于子祭于孫止禮也隱不成仲子爲夫人故爲之考宮若成之得不以祔于王母乎經所譏者正其不得立廟世祭且著其僭諸公之樂以明孝惠之廟且僭天子之樂大惡不可言也何君以爲善而書之以成其賢疏於禮矣

初獻六羽解詁不言六佾者言佾則于舞在其中明婦人無武

事獨奏文樂箋曰禮諸侯不敢作樂天子得賜之樂樂以象  
先王之功也周于姜嫄廟用樂舞舞以大濩則武舞矣此竇  
公傳之誤也周官云凡小祭祀則不興舞注謂王元見諸侯所祭者興作也  
既不得親祭妾祖母與妾母安得奏文樂乎

七年滕侯卒解詒滕子先朝隱公春秋褒之以禮嗣子得以其  
祿祭故稱侯見其義箋曰何君說紀季姜義曰子尊不加于  
父母此云嗣子得以其祿祭互相足也禮已孤暴貴不爲父  
作諡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蓋三王通義此先  
書滕侯卒者明王者有先施之誼所以懷諸侯也

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解詒不地以衛者天子大夫衛王命至  
尊顧在所諸侯有出入所在赴其難當與國君等也箋曰何  
君明守土之義精矣穀梁子曰戎者衛也戎衛者爲其伐天



子之使故貶而戎之也此與賀戎爲戎晉同義當得其實

八年辛亥宿男卒解詁宿小國不當卒卒而日之者春秋王  
魯以隱公爲始受命王宿男先與隱公交接故卒襲之也箋  
曰滕侯卒不日此日者其國早滅於宋不能至所見世見正  
文故盡其辭

九年俠卒使侯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解詁以無氏而卒之  
也未命所以卒之者賞疑從重無氏者少畧也箋曰禮卿大  
夫疾君問之無算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  
哭不舉樂爲士比殯不舉樂弔臨禭賵士喪禮備矣此託隱  
公賢君宐有恩禮於未命大夫也

十有一年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傳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  
以爲無臣子也解詁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箋曰一人弑君

而不討賊誅及一國臣子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與文武刑新國用輕典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乎春秋此類是也

桓公篇

元年三月公會鄭伯于垂解詒不致之者爲下去王適足以起無王未足以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箋曰隱會皆不致者狐壤之獲魯臣子不能死難君弑又不討賊故絕臣子文明當誅臣子也

三年春正月解詒無王者以見桓公無王而行也二年有王者見始也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也明終始有王桓公無之耳不就元年見始者未無王也二月非周之正月所以復去之者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王假周以爲漢制而已箋曰桓無王之義公羊闕不具何君据

經及穀梁得之穀梁子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允矣何云  
未無王者失之二年有王者穀梁子以爲正與夷之卒則非  
也桓之弑諱督之弑著二月者殷正月也正月字誤王二月  
者周蔽殷彝王正月者速由文王茲義率殺刑茲無赦此春  
秋之道通於三王也何云二年有王見始也亦失之爲漢制  
云者在漢言漢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邱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  
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解詁征伐之道不過用  
兵服則可以退不服則可以進火之盛炎水之盛衝雖欲服  
罪不可復禁故疾其暴而不仁也箋曰以火攻人君大惡也  
曰言之何遠也賤桓也

十年秋公會衛侯于桃邱弗遇傳會者何期辭也其言弗遇何

公不見要也解詁時實桓公欲要見衛侯衛侯不肯見公以非禮訪見拒有恥故諱使若會而不相遇言弗遇者起公要之也弗者不之深也起公見拒深傳言公不見要者順經諱文箋曰此非大惡反諱之者正以桓弑逆之人諸侯將誅之下來戰於郎盟於惡曹是也

### 莊公篇

二十年夏齊大災傳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解詁瘠病也齊人語也以加大知非火災也痢者民疾疫也痢者邪亂之氣所生是時魯任鄭瞻夫人如莒淫泆齊侯亦淫諸姑姊妹不嫁者七人箋曰釋文瘠本或作瘠或作漬當是嚴氏本痢與竊同類也此齊宮女市女間七百管仲招徠商賈收夜台資以充國

用之應徐彥據晏子春秋云桓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省傳肆者何跌也大省者何災省也肆大省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忌省也解詁時魯有夫人喪忌省日不哭省日本以忌吉事不以忌凶事故禮哭不避子卯日所以專孝子之思也不與念母而譏忌省者本不事母則已不當忌省猶爲商人責不討賊箋曰經傳文省當从穀梁作情跌伏之誤忌讀爲已責之已譏失罪也何君失之穀梁傳曰肆失也按大右文佚字省災也災紀也失故也爲嫌天子之葬也范甯注易稱赦過宥罪書稱眚災肆赦經稱肆大省皆放赦罪人蕩滌衆故有時而用之非經國之常制災謂罪惡紀治理也有罪當治理之今失之者以文姜之故文姜罪應誅絕誅絕之罪不葬若不赦除衆惡而書葬之嫌天子許

之明須赦而後得葬于義穀梁爲長國君無故而赦刑人亦  
春秋所譏也不專以譏爲義者國君過市則刑人赦以身不  
正不足以正人也文姜於王法當服焚如死如之刑魯臣子  
上爲莊公不得誅母生則絕之歿則棄之棄如非流宥之刑  
也易注謂棄而不葬不得入先公之兆域也故必以大青  
可肆而後文姜可葬明之天子之葬卽春秋之葬穀梁無以  
春秋當新王之義當以公羊條例繫括之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解詁殺君之子重也箋曰不言大夫者未  
爲大夫

二十有四年赤歸于曹郭公傳赤者何曹無赤者蓋郭公也郭  
公者何失地之君也解詁失地者出奔也名言歸倒郭公置  
赤下者欲起曹伯爲戎所殺故使若曹伯歿諡之爲郭公而

赤微者自歸曹也不言赤奔者從微者例不得錄出奔箋曰何氏似失傳意傳以赤卽郭公所謂諸侯失地名也言郭公者猶州公虞公之例奪其正爵倒在下者口授爲赤歸于曹著辟例也削其本稱而復著臣下之稱於下起其盜天子之國也歸者出入無惡之辭著其本爲曹君而復諫亡國之罪不相掩也不言出奔從微國出入不書例也

二十有五年伯姬歸於杞箋曰何氏云不書卒無服也其言歸何內辭也公一齊襄也

二十有六年曹殺其大夫傳何以不名衆也曷爲眾殺之不久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解詁諱者上出奔嫌辟難欲起其賢又所諫者戰也故爲去戰滅之文所以致其意也

曹無大夫書殺大夫者起當誅也箋曰有師命不可去爲曹  
羈張義故以拘者曰侵言之

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傳何以不稱弟殺也解詁  
據公弟叔胥卒又云莊不卒大夫而卒牙者本以當國將弑  
君箋曰牙爲公弟經無明文未可執不知問桓莊之世大夫  
皆不卒因非賢君假以見所傳聞世恩殺文也傳當云其稱  
公子牙卒何殺也

冬十月乙未子般卒傳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  
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解詁未踰年之君禮臣  
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箋曰  
禮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閔繼弑不言卽位臣子一例  
也禮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謂大夫士制也世子主喪而殤



皆正體禮所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也不稱公赴于天子命之後而不請賜諡未成君也祔於祖廟而以君父之服服之繼統之義也其支子之殤與無後者不得祔也子般不書葬未成君也豈無子之謂哉

閔公篇

元年傳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解詁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當與叔孫得臣有差箋曰得臣黨遂弑赤季友知賊不誅坐視子般閔公之弑以成其立僖之功春秋褒其功而誅其意於不書葬閔公殺慶父見之弑君之賊吾聞大義滅親矣未聞親親得相首匿也

僖公篇

元年楚人伐鄭解詁楚稱人者爲僖公諱與夷狄交婚故進使若中國又明嫁取當慕賢書箋曰與楚交婚爲大惡者言自比於夷狄也進楚所以避外公也又曰據傳文及穀梁言之無取楚之事則此爲漸進文

三年徐人取舒傳其言取之何易也解詁據國言滅易者猶無守禦之備不爲桓諱者刺其不救也箋云此如狄滅衛諱滅言入正爲桓公諱傳順經諱文何君失之

八年秋七月禘於大廟用致夫人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於齊媵女之先至者也解詁以致文在廟下不使入廟知非禮也

禮夫人始見廟當特祭而因禘諸公廟見欲以省煩勞不謹  
敬故譏之不日者下用失禮明以逆不書加以妾入廟當稱  
婦姜而稱夫人者夫人當坐篡嫡也妾之事嫡猶臣之事君  
同以不致楚女及夫人至皆不書也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  
女爲媵齊先致其女僖公使用爲嫡故從父母辭言致不  
書夫人及楚女至者起齊先致其女然後齊魯立也楚女未  
至而預廢故皆不得以夫人至書也箋曰夫子曰魯之郊禘  
非禮也春秋因假以見王義故曰舍魯何適非以爲內小惡  
不諱也禮不王不禘禘者審諦功德功臣與享非審諦昭穆  
也商頌長發備矣傳以夫人爲聖姜穀梁以爲成風皆立妾  
之辭非禮也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既多受祉妻聖姜母成風宜言不宜也既多言弗馘也皆

微辭春秋之制諸侯世子誓於天子得外取公子與大夫同不得外取卽位逆夫人備左右媵姪娣焉聖姜蓋僖公未卽位時取於齊者經無如楚逆女及夫人姜氏入之文故傳存疑辭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禦說卒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解詁襄公背殯出會宰周公有不子之惡後有征齊憂中國尊周室之心功足以除惡故諱不書葬使若非背殯也箋曰春秋託齊桓爲二伯宋有大喪而強會其孤故不書葬兼爲齊桓諱與陳侯欸同例

十有七年夏滅項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

解詁時桓公德衰功廢而滅人嫌當坐故上述所嘗盛美而爲之諱所以尊其德彰其功傳不言服楚獨舉繼絕存亾者明繼絕存亾足以除殺子糾滅譚遂項覆終身之惡服楚功在覆篡惡之表所以封桓公各當如其事也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畧小國箋曰何氏云凡諱者從實爲桓諱滅項正之使不得若行所以強伯義春秋功罪不相掩以功覆惡而褒封之非所聞也不月畧小國是也桓公不坐滅失之遠矣

二十年五月乙巳西宮災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扃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解詁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取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媵居西宮

左媵居東宮少在後是時僖公爲齊所脅以齊媵爲適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言西宮不繫小寢者小寢夫人所統妾之所繫也天意若曰楚女本當爲夫人不當繫於齊女故經亦云爾箋曰何君說本董子案穀梁子曰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以是爲閔宮也於義穀梁爲長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毛云新廟閔公廟也有大夫公子奚斯者作是廟也經云西宮者知僖公季友奚斯不以閔序昭穆而別爲築宮則躋僖之意不始於文公夏父弗忌矣是若言不若也詩又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祐亦微詞也災戒若曰閔當序昭穆不當爲築西宮故經亦云爾

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鄭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

乎母也管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解詁下  
無廢上之義得絕之者明母得廢之臣下得從母命箋曰穀  
梁子曰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  
敢有也江熙曰平王東遷其詩不能復雅而列爲國風襄王  
奔鄭不得全天王之行則與諸侯不異故書出也鄭發墨守  
曰襄王實不能孝道稱母后之心令其寵專於子帶失教而  
亂作出居於鄭自絕於周故孔子因其自絕而書之公羊以  
爲母得廢之則左氏云已歾矣見本疏案據左氏事說經此鄭  
君之陋不足以難何氏但公羊引管子之說本存疑辭意猶  
以爲春秋得絕之非云母得廢子臣下得以母命廢天子也  
婦人有三從之義王子有行遜之權貴戚且不得易位而謂  
臣下得專廢置乎稱母命廢王者趙盾之故智而霍光王莽

祖之以亂漢者也春秋爲撥亂而作豈反開亂賊之門乎書  
出者魯公孫於齊之義非謂意如得逐君也穀梁子謂失天  
下鄭君謂因其自絕書之得矣書居於鄭者明天下當憂勤  
反正之與王室亂天王居於狄泉同義故晉文定王從常事  
不書例也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解詁貶稱子者起其無禮不備故魯  
入之箋曰正伯子男爲一也辭無所貶何君不用左氏說此  
及下人祀解詁無禮之云皆依違左氏非也

二十有八年陳侯款卒解詁宋襄亦背殯獨不爲齊桓諱者時  
宋襄自會之箋曰何君以傳惟云爲襄公諱知不爲齊桓諱  
又以傳於宋襄不書葬爲盈諱解爲功惡相覆宜加微封則  
諱爲褒文非從實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於衛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  
自何爲叔武爭也解詁言復歸者深爲伯者恥之使若無罪  
箋曰言復歸者移惡於衛侯鄭

遂會諸侯圍許解詁伯兵不月者刺文公不偃武修文以附疏  
倉卒欲服許卒不能降威信自此衰故不成其善箋曰不月  
者與上壬申同月上已去月不能復出非刺文公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解詁魯本爲伯者所還當時不取久  
後有悔更緣前語取之不應以得故當坐取邑箋曰當時取  
之亦坐取邑如鞏戰書取汶陽田亦不言取之齊也此重在  
同姓故爲爲久文深諱之輕重之旨也傳注似失之

### 文公篇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賄解詁去天者舍者臣子職

以至尊行至卑事失尊之義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解詁去天者不及事刺比失喪禮也箋曰禮君於士有棺中之賜記稱含襚不嫌以至尊行至卑事也以天王含聞妾母當文見譏明矣不必去天也不及事去天尤失之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事在五年以後經未嘗別加譏文也穀梁子躋僖公之義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凡穀梁所傳桓無王文無天隱元年有正十年無正定元年無正餘年有正諸大義詳於公羊皆有所受之此經比去天者正所謂文無天也不於元年去天者未逆祀也王加禮於無天之人與錫命于無王之人同例故莊元年亦

去天也桓四年去秋冬二時何君解云桓公無二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明不宜以去二時爲貶亦去天之義也

七年遂城郛解詁王書者甚其生事困極師眾箋曰以証上三月甲戌爲內辭猶圍成書師還

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嬖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解詁禮主於敬當各使一使所以別尊卑据及者別公夫人尊卑文也連成風者但問尊卑體當絕非欲上成風使及僖公不可使卑及尊也母尊序在下者明婦人有三從之義少繫父既嫁繫夫夫死繫子箋曰穀梁得之妾母以子氏也若適母序子下妾序君下惠公仲子于禮爲不順于文爲不辭兼之非禮解已見前公羊說

十有三年世室屋壞傳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解詁  
白牲殷牲也周公歿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不以夏黑  
牡者嫌改周之文當以夏辟嫌也又云禮記明堂位曰封周  
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蓋以爲有王功故半天子  
也箋曰禮郊特牲曰諸侯之祭以白牡諸侯之僭禮也魯祭  
周公以白牡蓋亦昉於僖公非禮也春秋不譏者從郊禘壹  
正之矣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  
於百里明堂位所記蓋荀卿之徒据其後侈陳之非經證也  
魯之王禮僭自僖公里克作頌所爲著莊公之子也其稱成  
王所錫魯公所受曰山川土田附庸而已不聞以天子禮樂  
也晉文請六隧襄王曰王章也不可焉有成王而以非道說  
周公哉

十有五年單伯至自齊解詁不省去氏者淫當絕使若他單伯至也箋云命大夫故不名去單言伯則不辭

十有六年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傳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解詁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管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刳脰箋曰傳有誅絕之例易有焚如之象周官有辜之之制此所謂砍刑有輕重也最首斬要秦漢以後法耳

十有八年秦伯瑩卒解詁秦穆公也至此卒者因其賢箋曰秦繆公子康公也至此卒者因繆公之賢且此按內也按左氏及太史公紀秦紀始表十二書禮皆以繆公卒於魯文公六年春秋終繆公世未嘗接魯文九年歸襚十二年使遂來聘皆康公也傳以為賢穆公能變追其先言之猶吳子使札踊

賢季子皆從接內見也繆公之卒反不得如滕侯卒之例先  
書於經者詩刺繆公以人從死未能盡變其俗不可爲典且  
嫌於僅以康公接內錄能變之賢反不著也何君失經傳意  
矣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解詒不舉重者譏魯猥使二夫出虛  
國家廢政事重錄內也箋曰不舉重者著得臣之與聞乎弑  
也子赤齊出也故爲宣公如齊許賂非子赤使之也子赤弑  
而季孫行父如齊謀定宣公也遂主謀故於卒也去公子得  
臣與聞故於卒也去日以明首從非分輕重也

所聞世大夫  
卒無罪日有

罪不行父未與聞故從日卒正文

夫人姜氏歸于齊解詒歸者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歸  
留故去也有去道書者重絕不復反箋曰不日者無與別有

罪無罪

宣公篇

十有一年丁亥楚子入陳解詁曰者惡莊王討賊之後欲利其國復出楚子者爲下納善不當貶不可因上貶文箋曰口者惡納黨亂臣也復出楚子者正上貶文不正則不見也

納公孫甯儀行父于陳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解詁据納者謂已絕也今甯儀行父上未有出奔絕文故見大夫反言納也徵舒弑君甯儀行父如楚訴徵舒徵舒之黨從後絕其位楚爲討徵舒而納之本以助公見絕故言納公黨與不書徵舒絕之者以弑君爲重主書者美楚能變悔改過以遂前功卒不取其國而存陳不繫國者因上入陳可知箋曰甯儀行父不繫國者因上未有出奔絕文故絕之于陳

也傳言二人黨惡卽詩刺乘我乘駒朝食于株者非以其訴楚討賊得免罪也納者內勿受非善文也主書者刺楚不誅惡人若以二人無罪美楚存陳當書陳公孫甯儀行父自楚歸于陳也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傳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解詁不從殺泄冶不書葬者泄冶有罪故從討賊書葬則君子辭與泄冶罪兩見矣不月者獨甯儀行父有訴楚功上已言納故從餘臣子恩薄畧之箋曰何氏膏肓以爲泄冶無罪是也不書葬則君子辭不著不月者討賊者非臣子本不得書葬又殺泄冶當去葬故不足也



元年三月作邱甲傳譏始邱使也解詁甲鎧也譏始使邱民作鎧也箋曰何氏依穀梁解之左氏服虔注云司馬法云四邑爲邱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杜預曰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譏重斂故書似與經傳意合然何氏本孔孟家法以大國地方百里出車千乘故云十井而賦一乘若如司馬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車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又云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與諸侯百里千乘之制不合此據天子畿方千里出車萬乘言之馬融以十同之地開方爲三百一十六里有奇皆周官家言故何氏不取也

二年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傳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解詁  
二國既修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箋  
曰來盟者皆先行聘此所聞世詳錄故不舉重惡屬盟也例  
皆曰

此經及十一年鄆州義七年孫林父十五年向戌皆是所見世不著

亦惡不信

十有五年三月乙巳仲嬰齊卒傳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  
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解詁殺叔仲惠伯不書者舉  
弑君爲重惠伯事與荀息相類不得爲累者有異也惠伯直  
先見殺耳不如荀息歿之箋曰叔仲惠伯之保傅子赤似荀  
息先子而歿似孔父經于子卒之上不書叔彭父卒非不如  
荀息也董子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著之惠伯  
之忠貞既以孔父荀息張義矣所謂省其贅也

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解詒弟無後之義故不言仲孫明不與子爲父孫箋曰書仲孫則嫌于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于嬰齊別有賢行且疑於僅以別嫌于貶軫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

襄公篇

五年叔孫豹邨世子巫如晉傳蓋舅出也解詒巫者鄆前夫人襄公母姊妹之子也俱莒外孫故曰舅出箋曰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曰出巫者襄公之舅也何云俱莒外孫故曰舅出徐彥解爲襄公與巫皆是一舅姊妹之子皆誤左氏晉悼又新婚于杞故相與往殆于晉情事最合

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爲鄆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解詒時

莒女嫁爲鄆後夫人夫人無男有女還嫁之於莒有外孫鄆  
子愛後夫人而無子欲立其外孫箋曰傳文莒鄆二字誤倒  
穀梁傳滅鄆義曰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莒公子鄆  
出也鄆子黜巫而立之巫來訴於魯爲會于戚卒不得反正  
知非莒脅立者戚之會貶鄆人于吳下而莒子無貶文也傳  
言出姊妹之子何云外孫誤下滅鄆解詁同

仲孫鼓衛孫林父會吳于善稻解詁不殊衛者晉侯欲會吳于  
戚使魯衛先通好見使卑故不殊蓋起所恥箋曰何君約左  
氏文解之非也魯臣見使于大國未足爲恥此所聞世內諸  
夏之明文董子曰衛俱諸夏也善稻之會獨先內之爲其與  
我同姓也得之從會吳上見義者明諸夏化則吳可漸化故  
所見世不必復著魯衛吳同會文也

七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解詁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定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尚往辭知未至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敢于如會名之明如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成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弑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箋曰保辜不得施于君親傷君弑君誅無輕重穀梁子曰取卒之名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得之

十有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解詁不稱劉子而名者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異義春秋公羊說云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按高祖時皇太子

納妃叔孫通謂禮以爲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駁曰文王親迎于渭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孔子對哀公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此言親迎繼先聖之後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誰乎箋曰禮云昏禮下達春秋譏不親迎公羊禮戴鄭君之論正也何君桓八年解大義亦同此乃同左氏師許君說猶爲漢制作諸文使人不辯自明也左氏說諸侯有上大夫復有上卿非也

二十有五年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邱解詒會盟再出不舉重者起諸侯欲誅崔杼故詳錄之箋云宐云諸侯不誅崔杼故重錄之曰者徧刺諸侯不討賊也

十有二月吳子討伐楚門于巢卒傳吳子請何以名傷而反未  
至乎舍而卒也解詁以名卒問無事知以傷卒成還就張本  
文伐名知傷而反卒繫巢知未反舍巢不坐殺復見卒者卒  
內當以弑君論之卒外當以傷君論之箋曰穀梁子曰諸侯  
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見以伐楚卒也古者大國  
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  
吳子之自輕也于義爲長

二十有七年秋七月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傳曷爲再言豹  
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口惡人之徒在是  
矣箋曰再言豹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曰諸侯之大夫先目  
而後凡也會盟不舉重者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自是晉弱  
楚強諸侯奔走事夷狄也口者惡楚詐也惡人非止衛石惡

若蔡公孫歸主陳孔瑗鄭良霄皆叛臣也

三十年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婁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傳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卿不得憂諸侯也解詁時雖名諸侯使之恩實從卿發故貶起其事明大夫之義得憂內不得憂外所以抑臣道也宋憂內并貶者非救危亡禁作福也箋曰諸侯使大夫歸宋財善事也書晉趙武以下會于澶淵歸粟于宋可矣且叔弓如宋葬共姬魯大夫未有不在會者則經當書叔弓會晉趙武以下于澶淵歸粟于宋曷爲諱內而盡貶天下之大夫時蔡世子般以子弑父臣弑君而諸侯不知討賊民彝亂而天理滅矣區區歸粟之義曷足善乎傳左云徧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不討賊也不書晉大夫內大惡諱也



此義本胡氏  
實勝傳解詁

### 昭公篇

元年三月取邳邳傳邳者何內之邑也其言取之何不聽也解詁  
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取以起之不先以文德  
來之而便以兵取之當與外取邑同罪故書取邳者爲內喜  
得之

叔弓帥師疆邳田傳疆邳田者何與邳爲竟也與邳爲竟則曷  
爲帥師而往畏邳也解詁畏邳有亂臣賊子而與師與之正  
竟刺魯微弱失操煩擾百姓箋曰西邳魯齊同壤東邳魯  
同壤上年莒弑密州魯不討賊而取邳故諱不言伐邳而加  
月以起之是時去疾與展爭篡魯又不討而疆邳故變文加  
帥師以起之傳畏邳也諱辭與莊元年浚洙傳畏齊也同例

此不言曷爲畏莒也辭不討賊也乃省文魯兵不以義動而以利起故諱使若非從莒取也傳云丙邑順經諱文解詁俱失之

二十有五年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箋曰夏武誤錯

二十有七年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解詁月者非失衆見弑故不畧之箋曰不日者卒本不日

三十有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解詁夫子本以所知上傳賢者惡少功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繆公以反國與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也馮殺與夷亦不輕于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

功有餘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  
通之故公扈子有見言箋曰春秋之義事在元年前者罪不  
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存疑  
辭未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干王  
事而意合乎讓夫子追通之以救末世爭篡之禍若宋馮之  
不書篡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督當國則已有  
所見矣穀梁言深諱文必有所見通例也猶必曰以成宋亂曰取郕大鼎于  
宋此與宣公弑子赤以濟西田賂齊而書卽位者法無異也  
若篡弑之罪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  
夫子通濫之意而爲言亦非

定公篇

戊辰公卽位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

卽位正棺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  
卽位卽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解詁內事詳錄善得五  
日變禮或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卽位故曰王書者重五始  
也箋曰本例應追書元年春上正月公卽位如桓宣之文因  
定哀多微詞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卽位之日書之則纂文顯  
而微矣傳所云者所謂王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  
有罪焉爾

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解詁立雉門兩觀不書者僭  
天子不可言雖在春秋中猶不書箋曰傳例云春秋見者不  
復見也此因災見且以張王文猶郊禘也

四年劉卷卒解詁言劉卷者王起以大夫卒之屈于天子也箋  
曰存劉者明天子大夫得世祿去子者明爵不得世也

五年六月丙申季孫隱如卒解詒仲遂以貶起弒是不貶著其  
逐君者舉君出爲重故從季辛起之猶衛孫甯箋曰不貶者  
著所見世例亦微辭也

八年從祀先公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  
順祀叛者五人解詒諫不以禮而去曰叛箋曰叛者謂陽虎  
之屬也逆祀當出季氏之意欲明其立信之功文公不知正  
之耳從祀亦非定公之意陽虎欲更季氏之政定公亦不能  
違爾

職而曰解詒望見公斂處父師箋曰王念孫云職俄通俗漢書  
或借蛾非望見也

九年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解詒欲伐魯也善魯能卻難早故  
書次而去箋曰文十年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解云魯恐故書

刺微弱也當爲一例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解詁月者頰谷之會齊侯欲執定公故不易箋曰月者魯盜在齊晉欲藉齊晉以襲國上齊衛次五氏是也魯汲汲與齊平故不易

夏公會齊侯于頰谷公至自頰谷解詁上平爲頰谷之會不易故月頰谷之會齊侯作侏儒之樂欲以執定公孔子曰匹夫而熒惑于諸侯者誅於是誅侏儒首足異處齊侯大懼曲節從教得意故致也

徐彥解云家語及晏子春秋文按二書皆僞未必何氏所据

箋曰左氏

穀梁氏太史公書竝載此事唯公羊子傳歸運謹義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何君解曰歸濟西田不言來此其言來者已絕魯不應復得故從外來常文與齊人來歸衛寶同夫子雖欲不受定公貪而受之此違之驗義

例闕遠得聖人之心矣魯任用夫子則聖化及天下豈以區區反侵地爲得意反侵地者正齊人欲沮撓魯政卽歸女樂之幾受女樂大惡不可言也而左氏殺梁氏以反侵地爲聖功陋矣頰谷書致者蓋齊以魯有聖人有加禮焉故也齊桓衣裳之會猶云朝服濟河而無怵惕曾以聖人相君而置之危地且效曹沫屈建之詐設兵刑以逼好哉何君依違之辭去之而義益長矣

此二注及下謝過一節須刪之

十有三年晉趙鞅歸于晉解詁無君命者據兵鄉國故初謂之叛後知其意欲逐君側之惡人故錄其釋兵書歸赦之君子誅意不誅事實曰傳例曰復歸者出惡歸無惡歸者出入無惡趙鞅荀寅士吉射皆亂賊故上入邑以叛同文趙鞅挾君勢惡尤甚故變文以起之曰歸者著其以清君側爲名書入

則不能著非爲善辭也歸者出入無惡其出也入邑以叛其人也必挾君以令故反與以出入無惡之文此變例中之正例也若欲赦之則當以出惡歸無惡之文書復歸矣此與趙盾復見同義

### 哀公篇

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蒧于戚傳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解詁明父得有子而廢之子不得有父之所有故奪其國文正其義也不貶蒧者下曼姑圍戚無惡文嫌曼姑可爲輒誅其父故明不得也箋曰書世子者與蔡世子友同例明不得立也卻缺貶趙鞅不貶者畧亂賊也丁履恆云父有子者蒧曷爲父輒爲子蒧曷似可有輒之衛子不得有父者蒧曷爲子靈公爲父蒧曷靈公所逐輒乃靈



公所立蒯聵不得有靈公之衛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箋曰蒯聵父子爭國無危文者明適子以罪廢得立適孫文家法也

八年吳伐我解詁不言鄒者是圍魯也不言圍者諱使替伐而去箋曰此所見世著治太平文也董子曰當此之時魯無鄒  
歸諸侯之伐哀者苦言我中庸述春秋之化施及蠻貊正此  
義也從吳齊來伐上見者明魯與春秋異道不得相下也

歸邾婁子益邾婁解詁獲歸不書此書者善魯能悔過歸之嫌解邾婁子益無罪書故復名之箋曰正上以來爲獲歸且  
刺畏齊而後歸益也

十有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解詁  
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

再益者天不能殺地不能埋箋曰左氏記夫子之言曰火伏而後蛰者畢今火猶西流可歷過也是據當時實測非不知歲差也時周不頒朔國自爲正官御廢職閏餘乖次經於十三年再書十有二月驟終之以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以明改建夏正之數云

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解詁周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房心房心天子明堂布政之庭于此旦見與日爭明者諸侯伐王治典法滅絕之象箋曰堯典夏時冬至日起虛危周初冬至日起牽牛蓋歲差七十年而一度計堯時至春秋末約一千六百餘年夏正八月辰則伏九月辰繫于日至春秋末十一月當辰始伏尚未繫于日且司歷失閏一月昏時火尚西流是時斗建申日當在巳翼軫之次也秦楚相滅之

應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解詁河陽冬言狩獲麟春言狩者蓋據  
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箋曰春言狩下  
當增不從狩即以正月譏八字乃明微者以狩言是假狩明  
以晉文宣有正月也

桓四年例

春秋公羊釋例後錄卷二

武進劉逢祿學

公羊廣墨守

君不行使乎大夫天王得行使諸侯者注謂有不純臣之義其然與曰此當爲王魯辭天王之使猶諸侯之使也且君不使乎大夫亦春秋文例以正衰貶爾非事實也王魯而魯臣如他國雖變文不言使非天子下聘之義乎公子友如陳葬原仲雖爲避內難張義而不言葬原仲于陳據告糴于齊爲私行文仍言如者非行使大夫之實乎祇以特書不干常例因不相避爾凡君行使乎大夫如齊高子之屬原因國家公義而何有自貶之嫌外交之疑乎唯天子使乎諸侯則直行聘而諸侯使乎大夫必先聘其君而後及其大夫如公子友如陳而後葬原仲此禮之大經也若徒以葬原仲爲私行則疑于外交矣

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諱小惡者然則侵伐戰圍入者爲小惡乎大惡乎曰方伯連率本有用兵征伐之道非大惡也兵連禍結伏尸流血無已時亦非小惡故外內深淺悉舉之聖人之禁暴重民也取邑比于用兵侵伐爲淺故外取邑但疾始不常書滅國比于入而不居爲深故內獨諱滅也

齊襄伐紀義兵也刺魯不救紀不嫌于壅塞義兵乎

案傳十八年正月宋

公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注月者義兵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師及邾師戰于鹹齊師敗績傳不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狄救齊冬邾人狄人伐衛注狄稱人者善能救齊雖拒義兵猶有憂中國之心故進之不于救時進之者辟襄公不使義兵壅塞曰襄之志孝子之志也而其事則壞法亂紀以王法禁之不得爲若行則齊侯全乎爲孝子而王義立矣故有齊之復讐知讒人之禍及子孫雖以凶而不得怨且著天子信讒之恥及子孫而不得不爲之誅紀有魯之救紀知諸侯之不得讐天子而

叛天子且著強有辭者之不能馮弱犯寡所謂萬物並育而不  
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曰然則齊遂不復讐乎曰刺魯者非  
實使距齊刺紀之遂亡而不能存也以魯侯之義爲請于天子  
以變置其君之爲譌人子孫者則存紀之功與復讐之志非皆  
魯之所成乎故曰見義不爲無勇也

春秋君弑子不言卽位隱之也其義當與曰否外諸侯有立納  
人之事雖其所宜立春秋皆予以篡辭以立言見例其餘  
篡不明者去辭以爲

諸侯不得私有其國家大夫不得專廢置君撥亂之原莫急于  
此周官九伐之法所謂放弑其君則殘之其國絕也曰然則魯  
閔僖等皆爲篡乎何美齊桓之能繼絕也曰春秋之法爲上無  
天子制也旣假齊桓爲方伯使若承天子之命擇其賢而宐後  
于魯者使之繼世如此而可免于篡而治法不可不立也莊閔

傳不書卽位以爲非弑君之賊也其受國則不與也猶救邢城  
楚邱緣陵之不書齊侯也示有王也曰然則文成諸公非必命  
于天子而書其卽位得無異乎曰春秋之例常事不書諸侯世  
國天子不問已習焉而罔覺若有一人如魯武公之以括與戲  
見王春秋必變其文而特筆之以盡譏當世之無王者今此天  
子之所建置不過衛侯鄭曹伯襄之屬而諸侯之世子旣無國  
學教胄之典又無皮帛眡子男之事則亦等之常事不書之例  
若皆誓于天子先君沒而致國天子天子復命之者然亦猶閔  
公會齊平王而平王之葬遂不見于春秋是也此春秋受命制  
作之大義也

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傳曰不言其大夫弑爲  
中國諱然則春秋不嫌于失職乎曰春秋非爲一八一事書也

任祿一弑君之賊而凡爲賊者統此矣故以楚靈伯討齊慶封而董遂之不氏叔孫得臣之不日卒其罪皆定矣

春秋君弑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注謂道春秋通例與文武異夫文武持政夫子立言言殊旨合所謂憲章異安在乎曰文武之世道在天子克商之後惟紂都爲亂國滅國五十自是無敢爲篡弑者故刑新國用輕典夫子無位而春秋積亂世衰道微甚于商季賊不討不書葬者將衆殺之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撥亂反正莫近春秋是之謂也

桓莊之世不幸大夫注以爲二公非賢君無恩禮于大夫其義當與曰非也桓與翬弑隱而立傳所謂無臣子也莊不能復讐而反通讐魯大夫曾不聞有以大義責其君者春秋以爲與無臣子同夫討慶父于閔公既葬之後春秋猶以季友僖公之緩



追而去閔公之葬而僖之大夫得卒者猶知討賊之義詩頌僖公云靡有不孝自求伊祜稱也曰然則何君之說其不然與仲遂得臣之卒又何說也曰春秋之義不必盡人而討之而張三世之法又最著者也故于所傳聞世見治始起于衰亂之中已立此盡誅一國之重典至所聞世見治升平則不必復著此義也如何氏之說隱僖賢君宐有恩禮于臣桓莊不賢遂無恩禮于臣則宣定之篡弒亦得爲賢君昭公之出奔亦得爲有恩禮邪卒叔孫舍叔倪在孫齊後張三世之法討賊之義何君顧之最密而于此事失之案何氏以所傳聞世不宐曰卒耳然春秋張三世止須一見此益師卒及所聞世外離會書亦止攢兩一見省也文

顏子問爲邦子既告之以三統終之以韶舞復戒之放鄭聲遠佞人誠以此二物者足以壞亂四代之治者也三統韶舞經既

詳言之遠佞之戒一志于僖公之閔雨一志于鄭詹之逃來蓋深切著明而不聞戒鄭聲何與深察春秋無物不在而況治亂之大綱其有不備與曰子不聞定公城莒父之年去冬以明臣道之不終乎夫鄭聲之亂聖政聖人既以去就爭之又以暴揚君父之大惡雖以立千古之治而非臣子忠厚之道也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亦不書孔某待放于郊僅以冬陰象臣特削之以自責嗚呼深切著明孰過乎此

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夫子之道同符文王固矣而春秋多損周用夏改周從殷者何與曰夫子不曰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乎又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夫生乎今之世舍今世其曷從而夫子所謂從周者從其監二代也從其監二代而損文用忠變文從質乃所謂文王在茲也卽以改正朔言之

在易之臨商正也消于遯遯周之八月也文王于臨繫八月之辭始奉商正終改商正不得已也春秋始于周正終于改周正亦不得已也而皆始于繼天奉元養成萬物先聖後聖若合符節同其道而已禮樂刑政豈相襲邪

五經異義引公羊說許衛輒拒其父鄭君譴之左氏以爲大惡果孰然與曰是後儒失公羊之義而鄭君不能正之左氏說爲大惡則更非也經于晉之納蔽贖既不予以入于衛而于齊國夏衛石曼姑之圍戚同例于宋華元與諸侯之討魚石則以蔽贖可誅卽輒亦得拒之者然而于蔽贖稱世子不稱子明不予以當國之文據不去世子則不責曼姑以誅也不書輒之出奔則不責以拒父也故傳微辨之曰曼姑受命靈公而立輒義得拒之而已其論輒則曰受命靈公義可以立而已然則晉納蔽贖輒

不宜拒則當遜之他國而曼姑之拒輒不得以已之私亂其義也輒既遜而曼姑僅有靈公之命無輒之命即乘勝而誅蔽職亦可也漢宣帝時有許碩與太子入京師者羣臣不知所爲惟雋不疑治公羊者引義直斷卒得其實然則春秋別嫌疑明是非有國家者可不誦法邪

春秋內其國諸侯之來伐者皆鄙之

如昔人伐我夷鄙齊人伐我魯鄙是也

注云

榮見遠亦以弭王義也而于哀之八年則曰吳伐我十一年則曰齊國書師師伐我注云不言鄙起圍魯不言圍諱也然與曰此其義亦在張三世董子著之曰春秋緣魯以言王義殺隱桓爲堂祖宗定哀爲考妣所傳聞世詳于治內明聞世詳于治諸夏所見世治及遠夷則大一統也故基壤之所加潤澤之所被當此之時魯無鄙疆中庸述春秋之化至于天覆地載其義畧

同何君失之

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注言聘而盟也不言聘者舉重也成三年晉使荀庚來聘荀庚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注云以不舉重連聘言之知尋舊盟二國既修禮相聘反復相疑故非之然則經言來盟者果聘而盟與何獨不非之也曰經之意蓋亦非之而不及重舉聘與盟之詳者亦所傳聞世治諸夏畧至所聞世始詳正之注非也

春秋始元終麟之化固以刑措爲本矣而治起衰亂方用重典則刑制宜不廢不識考諸三王而仍肉刑邪抑有所改邪曰孝經說述孔子之言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衡加應世黜巧姦僞多故元命包云墨劓辟之屬三千臙辟之屬五百宮辟之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列爲五刑罪次

三千則肉刑未嘗廢也經書閹弑吳子墨者守門周官制也在者不使刑人守門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過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示弗放生也春秋譏刑人守門蓋依于古也

齊桓存亡繼絕服楚尊周何氏以爲可覆滅譚遂項邈陽降障篡弑及終身之惡然與曰春秋非爲一人一事而作桓文之事美惡不相掩有明天子皆誅絕之罪也且蔡桓侯以不能防正其姑姊妹而貶在字例謂之蔡叔齊襄桓之內亂則烏獸行也豈直蔡封人魯申之不能正家而已焉可覆也且何氏以叔術妻嫂爲輕于殺殺顏者重者既以讓除而輕者直置勿論是啟滅禮犯義之門而大失經傳意也凡事在春秋前者罪不治而功必錄所謂惡惡短而善善長也故妻嫂拒王之罪久在改元

大放之令而讓國之後則當與曹公孫會竝錄以分輕重云爾  
且傳之意明以公扈子之言爲徵信則亦以妻嫂犯命爲功不  
足除矣曰賤淫之旨既得聞命矣春秋爲齊襄諱滅紀爲齊桓  
諱滅項爲晉文諱篡立則豈非以功除罪之意邪曰何氏不云  
乎凡諱者皆從實爲之正其義使不得若行也襄之滅紀秉義  
爲利正其辭曰復讐者非將殺之逐之也殺之且不可况滅之  
乎若曰旣以復讐爲心所謂復讐不除害而其事乃白若秉義  
爲利人將以爾爲貪紀而爲之而事祖禰之心反晦則將引楚  
虔諛託滅陳蔡之例正其名而奪其國爵云爾豈覆惡之謂哉  
齊桓晉文之滅國篡立亦若是而已今人有救一人之功有殺  
一人之罪法不能以其功宥其罪春秋明正其辭曰滅項而何  
氏以爲桓公不當坐滅人豈通論邪又如趙盾之不討賊趙鞅

之清君側春秋明正其辭曰弑曰叛恐人疑于弑叛一例也故趙盾復見趙鞅書歸非原而有之也若曰爾以不討賊爲得免乎是亦與弑同科矣爾以清君側爲得免乎是亦與叛同科矣猶先定其罪名而後列其罪案也而何氏皆曰諫意不誅事董生以爲愿而不刑亂賊復何懼邪夫討賊之義盾豈待晉史之責而後知之利其弑而無疾痛之心雖百世如覩也既利其弑而無疾痛之心則其平日之懷怨蓄怒而欲傳刃于其君者亦可見特畏人之討與名耳今幸免于人之討與名則遂安之是又文深巧宦之徒所樂藉口者也若趙鞅之清君側則尤意無君上非唯投鼠不忌器之謂矣其未至于廢君分國者則韓魏之約未定而荀范挾君之勢大甚也故先逐荀范而晉陽之甲入國挾君之勢又在鞅矣此又莽卓操懿之徒所奉爲心師者



也春秋大懼爲正名防漸而作豈縱賊以開亂邪曰春秋之意固如此矣不書入而書歸何也曰書入則其託爲清君側之名不可見而以晉陽爲國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者皆察其實以別之趙懷歸晉之後則書納衛世子叔頑矣大夫不得專廢置君况納犯父出奔之人乎無父無君莫此爲甚而不如卻缺貶之者以爲叛臣何所不至猶文姜之會齊侯大書屢書不以一譏見法也此垂戒之要也

問曰春秋外大惡書殺世子母弟曰君甚于專殺大夫而衛侯殺其世子伋及公子壽曷爲不書也曰伋壽之事見于二子乘舟之詩矣春秋殺世子之例以晉申生宋痤張法申生無罪故詭諸去齊痤有罪故宋平書葬明雖有罪猶不得專殺諸侯之世子也于夫子待君也伋壽無罪同于申生而衛宣之篡已書

衛人立晉則不得去葬非若晉夷吾之踊爲文公諱故以去葬  
明其意也今書殺世子則去葬乎書葬乎去葬是疑于爲篡去  
也以爲爲伋無罪又疑于衆立之非納入者比也不去葬是疑  
于伋有罪也且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篡立之罪浮于殺  
世子晉之嫌于得立者尤不可不辨何者石碏順衆安國鮮復  
責其不當立晉者春秋別嫌明微每施于此也問曰伋壽之殺  
朔諱之而故爲繼嗣也曷不如陳公子招之例書衛公子朔殺  
衛世子伋及公子壽曰諱之者朔殺之者實晉也且朔奪嗣位  
之後書衛侯朔出奔齊衛侯鄭出奔不名朔獨名知得罪天子  
也莊三年書正月朔會齊師伐衛魯齊讐也通讐而納天子之  
罪人故加月文以甚之莊五年書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  
伐衛六年春王三月壬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秋

公至自伐衛填冬齊人來歸衛寶是年豈無他事可書而特詳書列之連五國以拒王命朔之罪莫重于此矣故朔出入皆名而仍去葬惡尤甚于晉也若朔嗣位無出入犯命之事雖不如陳招殺假師之專殺且致陳滅于楚則可以去葬明其奪適奪適之事雖輕于陳招而罪亦均也春秋張法之書非記事之史招之罪詳則朔之罪畧晉獻宋平之惡明則衛宣之惡隱別嫌明疑辨是與非莫備于此

叔仲惠伯之保傅子赤似荀息先子而外似孔父經于子卒之下不書叔仲父卒何氏以爲不如荀息死之然與曰否董子曰春秋之用辭已明者去之未明者箸之故晉樂書鄭公子駢之弑君不書非漏刑典也衛侯殺其世子伋及公子壽據詩二子乘舟不書晉之立篡也其罪浮于殺世子經法纂明者書葬書殺世子

則仍書無罪宐去葬義例紊也朔犯王命已去葬罪又浮于譖  
伋也惠伯之忠貞以孔父張義則省其贅耳豈不如荀息乎

問古者鄆國處於畱鄭發墨守曰鄭始封君曰桓公者則宣王  
之母弟國在宗周畿內今京兆鄭縣是也桓公生武公遷易東  
周畿內國在號郛之間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生莊公因其國  
焉畱乃在陳宋之東鄭受封至此適三世安得古者鄭國處於

畱祭仲將往省畱之事

周官大司徒疏

鄭發墨守今惟存此條其說然

乎答曰鄭以畱在陳宋之東假師武億引侵宋呂畱屬彭城者  
以實之則其地去號郛幾千里固有足疑然攷漢書地理志注  
孟康曰畱鄭邑也後爲陳所并故曰陳畱襄三十年伯有死於  
羊肆旣而葬諸斗城桓十四年宋人以諸侯伐鄭伐東郊取牛  
首今牛首與斗城其地並在陳畱則是地居鄭東鄙後遷鄭而

野畱乃遂以僻於遠爾鄭語史伯對桓公若克二邑鄆蔽補丹  
依隰慰莘君之土也後乃東寄孥與賄號鄆受之十邑皆有寄  
地蓋號鄆二君貪鄭伯之餌以奉其孥而居之必先在十邑之  
內而晉太康地志云陳畱東北三十五里有莘城爲古莘國以  
是推之莘爲十邑之一其十邑又皆有寄地則鄭國之舊處於  
畱亦其孥先寄居於此其後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而鄭  
之東偏實與宋壤相錯故祭仲將往省畱途出於宋爲宋所執  
勢所必至尚何疑乎莊述祖云劉向列女傳以大車之詩爲息  
君夫人所作蓋魯韓詩說鄭與息接境息無風此詩及邱中有  
麻詩魯韓蓋在鄭風按畱子嗟父子卽周王官大夫治畱邑者  
亦古者鄭國處畱之證而小序以爲周莊王時詩蓋亦劉歆等  
點竄古文家言以惑學士畱在莊王時已爲宋鄭間隙地矣上

十七條皆先生答難原稿以下缺今取  
先生讀公羊通義條記補之魏源識

問春秋經文夫子手箸竹帛其云口受相傳五世者特傳耳然  
則公羊經文與左穀異者皆當舍二家而從公羊乎曰何氏經  
本出顏氏凡何君所見之本固當墨守亦有何君以後六朝唐  
宋傳寫之譌而二家本尚未譌者則不可據誤本而生曲說如  
桓十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二家經皆有夏字十八年  
公夫人姜氏如齊二家經皆有與字何君皆有解詁知二家經  
文必皆妄增孔氏通義謂公羊脫夏字非也通義于閔二年鄭  
乘其師引詩序云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以禮文  
公退之以道莊孫琛以春秋  
無公子素衍子字及文公字至穀梁十月庚辰孔子生公羊  
系之十一月與庚辰朔不符釋文謂一本亦無十一月字則公  
羊原本與穀梁同矣僖二十有九年夏六月公會王人晉人宋  
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狄泉案盟與會例不同盟有載書

則敵者之體故莒慶衛甯邀附衛子莒子盟乃不沒公此經左

氏本無公字何氏例亦當沒公以其無解知公羊經本亦無公

字矣

孔氏通義云何以皆稱人公羊大

夫之節也此曰誤本而解亦誤昭二十四年叔孫舍至

自晉左穀經皆無叔孫二字以經例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例之

何氏當有解今既無解則知何氏經本亦無叔孫字矣孔氏通

義乃以爲再氏者賢舍而錄之皆據誤本而爲之說也或曰昭

公之事讀左氏者皆以昭子如闕爲惜謂春秋賢昭子有何不

可曰此不知昭子預知之而辟其跡也方孟氏之從公伐季氏

猶未敢決然叛公及見叔孫氏之旌遂伐公徒則公之出奔昭

子首其禍也彼饕餮者非素奉昭子之命安敢擅帥師徒以救

季氏昭子以甫立之庶孽朝家衆而殺豎牛獨不能以久治之

家家殺洩聲子以懼季氏乎且昭子之執魯政久矣渚之會季

武子取違意欲陷穆子于大討意如忌昭子之爲政則激怒于晉士鞅畏昭子之命吏則歸罪于叔仲小是昭子之權固重于意如而意如之異志昭子固日見之也使知大夫強而君得討之之義奉昭公以臨季氏季氏其能抗乎叔輒哭日食而昭子譏之曰叔輒將來矣非所哭也夫君弱臣強上下危疑梓恆譏辭于家閉口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諫則不聽欲謀則徇禍發憤抑鬱而至于流涕昭子不感動而反譏之此豈有公思憂國之誠在其意中者世固有視家世重于生死重于君國重于名譽如釣舍父子者哉故曰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主爾忘才三者備而後人臣之大節全苟不知此而不免于比周則春秋推其志予以大惡而不收辭鳴乎慶父爲亂而牙助之仲遂爲賊而得臣助之意如當罪而舍復助之比周夙黨之風深固



人心賢者不免吾故深論之以告後世之爲人臣者

問書爵進退之例通義多與解詁異如隱二年紀子伯莒子盟  
于莒左氏作子帛履綸之字說者謂大夫來親隱者莫先于履  
綸故字之抑莒子序下者爲前入向後取牟婁春秋入國取邑  
皆託始于莒故抑之然予曰履綸逆女譏不親迎無善其親隱  
義且稱字則例同于儀父封爲三十里之附庸矣董子說豈紀子  
受譏文而其大夫乃以非禮親隱反得持封乎古伯字作帛左  
氏誤作履繻之字其實因闕文以箸紀之本爵爲桓二年紀進  
爵爲侯張本其義至不可易也抑莒子亦宜先言莒子後言莒  
人乃明入國取邑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

又僖二十有三年冬十有一月杞子卒左氏謂杞用夷禮故夷  
之案王者之封四夷雖大曰子左氏惟于杞同夷爵見春秋有

貶絕諸侯之法與公羊相證明今公羊此條既無傳殆卽左氏之義乎曰春秋伯子男一也殷制伯子男爲一合三從子制由中也春秋或合三從伯者與其降周之伯爲子男不如升周之子男爲伯爲順于人情亦懷諸侯之義也然而新黜杞又降伯爲子者外諸侯內行小失不勝書故于卒一見義杞微弱爲徐莒所脅也左氏以杞卽東夷卽以夷爵言之似與公羊相比附然經無明文二傳無旁證不如通三統之義大矣

又莊十三年薛伯卒通義云卽隱篇之薛侯其本爵伯也所傳聞世本卒小國而卒之則加錄已明故不復褒也克卒名而不曰蒞男曰而不名于滕薛不曰又不名者來親隱緩恩殺然乎曰滕子朝桓薛獨不朝知去就獨得書卒不著本爵則加封之義不明克有從齊桓朝王之功故進爵書名蒞男早見滅于宋

故盡其日滕薛至所見世可明漸進故始卒不名不日朝功大  
盟功小朝須見聖德灼然之後盟可在王化始起故朝在十一  
年而特加爵非以親屬緩而殺其恩也又隱八年辛亥宿男卒  
通義云宿稱男者滕子所聞世恆書卒須加侯赴褒文宿自後  
不見卒則此爲加錄已顯故從本爵矣案解詁以宿與微者盟  
功薄故不得進爵又無起文著本爵也滕侯卒不日此獨日者  
閔其早薨無可加錄故盡其詞也又僖七年夏小邾婁子來朝  
通義進稱爵者始受王命列爲諸侯案何氏例當亦從附伯朝  
王春秋所褒非取受周命也又僖二年冬齊高子來盟通義高  
係齊卿之命乎天子者本在字例故今進一等褒之得稱子案  
高子與季子同文相起有魯之功著焉非褒封也諸侯之卿雖  
貴不得褒封子男也又莊二十有三年祭叔來聘通義祭叔自

同于外諸侯使其私人來聘春秋不錄其使署之祭叔卽祭公  
不爲三公則不稱公案解詁以不與天王下聘小人者得之與  
桓公篇去秋冬同義桓公事顯故爲誅文莊注事隱居喪納幣  
罪輕故但得貶之而已祭公爲三公祭叔爲中大夫同食采于  
祭皆周公之嗣以爲一人亦恐未然又隱九年俠卒傳吾大夫  
之未命于天子者也通義用穀梁隱謙不自爵命大夫之說案  
書俠卒者著君于士喪亦有弔臨諸禮以上皆書爵進退之例  
通義之不如解詁者

問貶絕之例通義與解詁異者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傳無  
駭者何展無駭也何以不氏通義云無駭生未有氏本可追氏  
之公子遂之孫方爲仲氏而經言仲遂故知此不追氏者卽是  
有貶文也然平曰案左氏無駭賜氏之傳蓋劉歆欲迷疾始滅

之文而竄入之不知氏稱公子不稱展解詁甚明如公子彊不氏臧可證也仲遂不稱公子尤爲貶文不宜以氏仲爲異于不氏展也通義又謂若實入者當書展無駭帥師余謂實入當書公子無駭帥師矣又桓二年公子翬如齊逆女通義遂在所聞世例日卒故以不日見罪所傳聞世本不日卒故翬更以不卒見罪案翬爲桓之力臣書公子爲惡桓也不卒之義何君得之若以見罪則牙何以卒乎又莊十有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通義結不書卒則未命爲卿也本不當氏氏公子褒錄之案桓莊之世命卿多矣皆不書卒貶其不爲隱桓復仇且不與桓莊爲禮也以結爲未命恐失之又僖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通義貶去姓者使絕屬于齊明桓公誅之不爲滅親案桓公大義滅親故殺哀姜時不爲貶去氏至此貶

之自見王法當誅魯臣子不得盡其禮非爲齊桓見義又莊元  
年二月夫人孫于齊通義貶去姓者惡其黷姓案何氏所謂殺  
夫尤重于殺子見輕重之文者得之若云惡其黷姓而并去姜  
則用致夫人之去風氏姜氏礙矣又桓十有一年柔會宋公陳  
侯蔡叔盟于折通義蔡叔蓋蔡宣公之母弟案解詁云畧蔡侯  
稱叔者不能防正其姑姊妹使淫于陳佗故貶在字例于義爲  
長又桓六年蔡人殺陳佗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通義佗本弑立  
絕之不成爲君故還令與當國者同號案佗弑免之事見于左  
傳史記然經于陳招箸殺世子之律于佗箸殺奸之律所謂得  
其義則事可各也陳佗之名與微者同又如鄭宛鄭瞻是也當  
國之辭理不容發又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斐公子發公孫輒  
通義不言殺鄭大夫者斐弑僖發輒皆與聞乎故者也故特貶

以罪之案春秋取文足張法斐發之罪援他國弑君之罪斷之而已非失賊也此言公子公孫則爲大夫明矣陳夏殛夫亦大夫貶士言盜則所殺爲大夫亦明矣以上皆通義貶絕之例不如解詁者

問通義卒葬之例多與解詁異義其得失可問乎曰隱三年八月庚辰宋公和卒通義鄭曹雖伯爵而尊同姓故卒葬亦從大國例凡大國皆卒日葬月案鄭雖伯爵從大國例其志書足徵也曹不從大國例故鄭有大夫曹無大夫莒之不葬以君無諡則穀梁成十四年疏言之矣又僖九年甲戌晉侯詭諸卒通義不葬者奚齊未踰年本以無子不廟例不書葬責討賊之文不得見乃更移賊未討不書葬之例于此案詭諸不葬者以無罪殺世子出立且廢嗣不正禍變相尋也責討賊之義不發于此

丁卯年



且諒及中國矣善哉劉原父胡康侯之言宋災故也以上皆通

義平莽之例不如解詁者

莽蔡景公一條  
解詁亦失之

問書戰伐滅入之例通義與解詁異者何如曰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通義云成者盛之都邑本當言伐盛圍成諱同姓之故但舉成不繫國也案成卽盛也若言伐言圍僅爲取邑之辭矣盛實滅于此文公篇言來奔或自他國來左氏未可據也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通義子糾正而言納知納非篡辭案納爲篡辭言伐言納而不言于齊知小白先入而勿受也此責魯之多疑少力糾之得正已見于稱子不嫌與篡同文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通義云以歸雖亾國之辭然尚無大賤意書序曰以箕子歸是也案以歸書名是貶絕之詞書序已爲祀之誤莊先生曰立武

庚祀存二王之後也箕子歸喜辭也僖五年冬晉人執虞公通義云不書滅有二義一則罪虞貪賄滅人以自亾一則罪晉詐譏取之虞君臣無拒守之力案罪晉義以非伯執見上下同力申著書滅當與也僖二十七年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通義云其實乃終髡之世貶此與聲傳云終隱之篇貶文同而義異何者聲有罪于隱髡非有罪于僖也案解詁以君子和平人當終身保之于義爲當此通義論兵事之例不如解詁者問春秋去時去月之例通義多以爲諱文如僖二十八年壬申公朝于王所通義日不繫月者蓋閏月之日哀五年傳云閏不書此及乙未楚子昭卒是其據也古歷歸餘于終閏恆在十有二月屬上十有二月無事不得繫月矣其說然乎曰解詁采穀梁說云危錄內再失禮將爲有義者所惡不月而日者是時諸

侯不繫天子若日不繫于月是也十有二月無事亦當取冠王  
申之上不得如通義云也又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是年及七年并去秋冬二時通義不取解詁謂以成十年昭十  
年無冬推之此秋冬下所繫之事其亦爲內大惡當諱者而削  
之與案內大惡孰有如篡弑者而諱皆有起文以削爲諱非經  
例也又莊二十有二年夏五月通義月下亦舊有所繫之事而  
爲內大惡當諱者其誤亦同又成十年秋七月公如晉通義謂  
月者時晉人止公危錄之也左傳云晉人止公使送葬冬葬晉  
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然則是年無  
冬者本當繫葬晉景公于冬三月之下但緣諱其事令如常例  
書首時嫌常冬實無事故去冬以起之也云云案異義說同姓  
諸侯相會葬爲得禮則魯人以爲恥者春秋不必諱若晉景自

以寡未明去葬耳解詒謂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  
後如晉過郊乃反無寧天之意當絕其義爲長以上四條通義  
所論去月去時之義皆非也

又案莊三十有二年仲七月癸巳公子牙卒通義云所傳聞世  
內大夫卒不日已去弟見其刺故從刺例日也案經于去弟文  
不顯所以起牙爲誅者以桓莊二篇俱不卒大夫也日者爲季  
子隱之使若無罪如其倫之喪非從刺例也又襄三十年夏四  
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弑君例不日者君失德也案解詒云深  
爲中國隱痛故不忍言其日若世子弑君而罪其君非春秋之  
義又文十有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通義云凡平而後有  
反復者月信者時與盟同例與何氏例平月者專平不易之說  
異桓十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通義凡諸侯出奔有罪者月

無罪者時亦與何氏何大國出奔月小國時不合皆何氏爲長  
問通義于滅入日月之例與何氏異者若隱二年夏五月莒人  
入向通義謂入例畧不言月有五事當文各自有說云云然乎  
曰何氏入例時傷害多則近滅故與滅同例滅例月此入向雖  
得而不居其後卒居之宣二年公伐莒取向則向爲莒邑已久  
故此時入向與滅同月也其他非滅則例時故不言月非畧也  
又僖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通義云潰例罪潰者月罪潰之者日案潰爲下叛上  
亾爲上失下皆非滅例可比也書滅王罪滅之者書潰王罪潰  
者解詁謂月者善義兵潰例月叛例時得之矣又僖十有七年  
夏滅項通義不月者已諱嫌滅國不爲大惡故降從楚狄滅國  
例見責畧之案解詁謂不月者桓公不坐滅畧小國則方爲桓

公深諱不得貶從狄也又隱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  
鄭伯人許通義謂曰者善魯齊不取鄭不敢有卒致許叔得存  
其國案入無善辭日入之義解詁云危錄隱公者得之又僖十  
年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通義用左傳討遠王命之說案  
日入者何氏謂盛魯同姓明當憂錄之且盛違王命無起文春  
秋不以疑辭惑人也又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通義吳楚  
始見滅國例不月惡而畧之甚案解詁義吳楚滅微國不月者  
不當醇以中國禮義責之非惡之甚也又曰晉人執季孫行父  
何以別于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侯入曹何以別于宋公入  
曹以其日也案行父有舍之于招邱加錄文單伯下有齊人執  
子叔姬同罪又不專以月不月見義又晉人曹有畀宋人爲伯  
辭宋入曹有以歸爲罪辭不專以日不日見義也此皆通義論

減人日月之例不如何氏者

閏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傳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氏以爲夏不田者春秋之制孔氏通義謂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祠則不祠祠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祠皆闕其一以下于王故諸侯歲惟三田非春秋創制然乎曰諸侯朝天子廢一時祭未嘗專于夏也夏不田之義何鄭俱本春秋運斗樞夫有所受之矣周制夏祭言禴謂薄祭禽獸不備則亦有不田之義也惟夏小正十有一月王狩周官仲冬以狩田經書正月公狩而何氏解詁謂狩例時此月者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施鳥獸懷妊非所以養微陽蓋據時祭皆在孟月爲說亦春秋之制故與夏時周官俱不合也

閏何焯云母以子貴謂以次升爲貴妾也文九年秦人來歸僖

公成風之禭子序母上直爲僖公先歿繼辭亦先致之故耳如穀梁說妾母必以子氏令惠僖尚在何以稱之曰諸侯一娶九女貴賤有常母以子貴公羊經師曲說希世耳大夫以下乃有貴妾之制非可施于天子諸侯也假令惠僖尚在則昭穆之辭當日君之母不得稱夫人也春秋書之亦外之勿夫人但曰仲子成風可也傳又謂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豈知隱見爲君隱母亦不得稱夫人乎傳又言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其意蓋以仲子不稱夫人不嫌得敵公故不假及以別之然如其說言及則僭不言及則伉矣其失則均無一而可者也

問子般卒傳有子則廟廟則書葬通義謂有子者當爲作諡列于五廟義已嗣統與子不得立立孫者殊然乎曰未踰年君不立廟不作諡一年不二君也閔子子般臣子一例也不得謂之



無子

問莊二十四年書公如齊逆女殺梁傳云親迎恆事不志毋乃襲常事不書之文而失其本旨乎曰穀梁是也莊公外淫首惡也喪娶大惡也通仇大惡也故書使若得禮爲深諱文

問僖元年公敗邾師于繆通義謂夫人喪公再出不諱者本不當喪以小君之禮從下喪至見義然乎曰解詁云公有夫人喪不惡親用兵者時怨邾婁人以夫人與齊于喪事無薄其說精矣蓋貶哀姜者王法所當誅然爲僖公見義則猶是親親宜隱之惟不合葬于先公之兆域耳非謂可棄不葬也

問莊二十有九年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通義叔姬本媵得錄卒與夫人同者伯姬卒其姊左攝女君者也故白虎通義曰伯姬卒叔姬升爲嫡經不譏也然乎曰經賢叔姬守節而詳其卒

葬以閔之也解詁義長

問白虎通引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今傳無此文殆嚴頗二家之異春秋書娶者五惟宜母熊氏宣娶于姜爲非母黨耳然則內逆女例月令莊公及僑如逆女不月者卽以娶母黨失正故畧之與曰宣嫡母爲子赤之母哀姜則所娶亦母黨也特與嫡子有別耳且莊公不書其外淫喪娶娶仇女三大惡而但譏娶母黨非春秋之義故其說不見于何氏本與

問春秋變周文從殷質而宋莊公馮弒與夷公羊謂君子大居正則不從殷人之及而反從周人之世何與曰質家適子歿先立弟者謂建儲法非以君兄終皆弟及爲法

問隱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考鴻舞者殷制翟舞者周制魯有六代之樂或以仲子之宮比先妣廟而舞殷舞與春秋有

變周文從殷質之義當因以示法而傳謂譏始僭何邪曰以僭  
禮示法非春秋之義也

問隱元年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傳宰者何官也通  
義謂治官最尊不當役以聘弔之事故繫官譏之然與曰繫官  
著中士之制聘弔國之大事宰周公且可來聘何況官屬以爲  
譏文則沿胡安國之誤也以上皆通義所論禮制之未安者